

1949年诺贝尔
文学奖得主

与马尔克斯同级的魔幻
现实主义文学大家

邪恶、堕落、腐败的主题。
浓厚的美国南方哥特式风格。



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

我弥留之际

【美】W. 福克纳◎著 杨自德 王守芳◎译

· 福克纳卷 ·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

我弥留之际

【美】W. 福克纳◎著 杨自德 王守芳◎译

· 福克纳卷 ·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弥留之际 / (美) 福克纳著; 杨自德, 王守芳译.

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2

(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)

ISBN 978-7-5502-4494-8

I. ①我… II. ①福… ②杨… ③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10902号

我弥留之际

作 者: (美) 福克纳/著; 杨自德, 王守芳/译

选题策划: 王成国 郎爱民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封面设计: 尚世视觉

版式设计: 许 可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70 千字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13.75 印张

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494-8

定价: 2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010-64243832 4006586676



目录 *Contents*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. 达尔 / 1 | 16. 塔尔 / 54 |
| 2. 科拉 / 3 | 17. 达尔 / 59 |
| 3. 达尔 / 6 | 18. 卡什 / 64 |
| 4. 朱厄尔 / 9 | 19. 瓦达曼 / 66 |
| 5. 达尔 / 11 | 20. 塔尔 / 67 |
| 6. 科拉 / 15 | 21. 达尔 / 75 |
| 7. 杜威·德尔 / 19 | 22. 卡什 / 77 |
| 8. 塔尔 / 21 | 23. 达尔 / 78 |
| 9. 安斯 / 26 | 24. 瓦达曼 / 80 |
| 10. 达尔 / 30 | 25. 达尔 / 83 |
| 11. 皮博迪 / 32 | 26. 安斯 / 85 |
| 12. 达尔 / 37 | 27. 达尔 / 87 |
| 13. 瓦达曼 / 42 | 28. 安斯 / 89 |
| 14. 杜威·德尔 / 46 | 29. 萨姆森 / 91 |
| 15. 瓦达曼 / 52 | 30. 杜威·德尔 / 98 |

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31. 塔尔 / 101 | 46. 达尔 / 171 |
| 32. 达尔 / 105 | 47. 瓦达曼 / 174 |
| 33. 塔尔 / 113 | 48. 达尔 / 175 |
| 34. 达尔 / 117 | 49. 瓦达曼 / 177 |
| 35. 瓦达曼 / 125 | 50. 达尔 / 180 |
| 36. 塔尔 / 127 | 51. 瓦达曼 / 184 |
| 37. 达尔 / 130 | 52. 达尔 / 187 |
| 38. 卡什 / 137 | 53. 卡什 / 192 |
| 39. 科拉 / 138 | 54. 皮博迪 / 198 |
| 40. 艾迪 / 141 | 55. 麦高温 / 200 |
| 41. 惠特菲尔德 / 147 | 56. 瓦达曼 / 207 |
| 42. 达尔 / 150 | 57. 达尔 / 210 |
| 43. 阿姆斯特 / 153 | 58. 杜威·德尔 / 212 |
| 44. 瓦达曼 / 161 | 59. 卡什 / 214 |
| 45. 莫斯利 / 164 | |



1. 达尔

我和朱厄尔从地里出来，在小路上前一后走着。尽管他在我身后有十五英尺远，但在棉房里的人都能看到朱厄尔那顶破草帽，它比我要高出足足一个脑袋。

小路笔直得像铅垂线，人踩得多了，滑溜溜的，被七月的太阳一烤，邦邦硬。小路在一排排绿油油的耕过的棉田中穿行，直达棉田中心的棉房，到此一拐弯，沿方形的棉房绕了一圈，然后又穿越棉田而去，也是脚踩出来的，但逐渐变得不清晰了。

棉房是用粗糙的圆木建的，圆木之间的塞料早已脱落。房子为正方形，单斜面的屋顶已是破烂不堪，斜立在阳光下，里面空荡荡的，光线迷离，一片荒颓之象。相对的两面墙上各有一扇宽大的窗子对着前面的小路。走到木屋时，我拐弯沿小路环绕小屋而行。在我后面十五英尺远的朱

厄尔却目不斜视，一个跨步迈进窗子。他依然目不斜视，两只苍白的眼睛像木头一样镶嵌在他那木然的脸上。他四步就跨过了地板，动作僵硬，表情呆滞，就像雪茄烟店门口穿着打补丁工装裤的印第安人雕像，只是臀部以下还满有生气，又一大步跨出了对面的窗子，走到了小路上，此时，我刚从拐角处绕过来。我们又一前一后走着，相距五英尺远，不过这次是朱厄尔在前，我们顺着小路朝悬崖底下走去。

塔尔的大车就停在泉边，缰绳拴在木栏上后又盘绕在座位的支柱上。大车上两把椅子。朱厄尔在泉边停下来，从柳树枝上取下盛水的葫芦，开始喝水。我超过他，沿小路向上攀，这时听到了卡什锯木头的声音。

我到达山顶时，卡什已经停止了锯木。他站在木屑中间，正把两块木板对拼起来。两块木板在两边阴影的映衬下呈现金黄色，犹如色泽柔和的黄金，扁斧在木板的两侧面削出的波纹：非技艺高超的木匠是做不到的！卡什名副其实。他把两块木板放在台架上，使其与箱子的四分之一的边对齐。他跪下来，眯起眼顺木板瞄了瞄，然后又把木板放下来，拿起扁斧。真是个好木匠！艾迪·本德仑找不到更好的木匠来做更好的棺材了。这会令她舒心、安逸。我继续朝房子走去，身后是斧子咔、咔、咔的削木声。



2. 科拉

我攒了几个鸡蛋，昨天烤了蛋糕。烤得还挺好的。我们的鸡真帮忙，挺护蛋的，只是在闹负鼠等灾害之后所剩无几。夏天还闹过蛇灾。蛇糟蹋鸡窝可比什么都快。养鸡的成本会大大高于塔尔先生所认为的，而我向他保证鸡蛋产得多了定能把费用弥补过来，这样我就得格外小心，因为是在我做了最后的保证之后我们才干的。我们本来可以养更便宜的鸡，可是当劳温顿小姐劝我买良种鸡时，我答应过，再者，塔尔本人也认为从长远来看养良种牛和猪划算。因此，少养了那么多只鸡，鸡蛋我们自己就吃不起了，因为我不愿让塔尔先生责怪我，要知道是我做了最后的保证我们才干的。因此当劳温顿小姐跟我谈起蛋糕时，我想我也可以烤蛋糕嘛，一次赚的钱足以增加整群鸡的净值，这样就相当于两只鸡了，而且每次还可以多省出一个鸡蛋来，这样鸡蛋的成本就不高了。那个礼拜鸡可真能下，我不

但攒足了要卖的鸡蛋、烤蛋糕用的鸡蛋，还攒够了供买面粉、糖和柴火所用的钱。因此，我昨天就烤了蛋糕，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上心地烤过蛋糕，蛋糕烤得可真好。可是今天早上我们进城，劳温顿小姐却说那位太太变卦了，又不想举办晚会了。

“不管怎么说这些蛋糕她不应该不要啊？”凯特嚷嚷着。

“唉，”我说，“我想这些蛋糕她派不上什么用场了。”

“她不应该不要啊，”凯特说，“不过这些城里的阔太太卦也变得太快了吧。穷人却变不来。”

财富在上帝眼里什么也不是，因为上帝能看透人心。“或许礼拜六我可以到集市上卖掉。”我说。这些蛋糕烤得真是挺好的呢。

“恐怕你一个蛋糕连两块钱也卖不上。”凯特说道。

“唉，不过我也没花多少本钱。”我说。鸡蛋是省出来的，糖和面粉是用一打鸡蛋换来的。反正我并没有折什么本钱，塔尔先生也明白我省下来的鸡蛋已经超过要卖的鸡蛋，因此这些鸡蛋就像是白捡、白给的一样。

“既然她许诺要买，那这些蛋糕她就应该要的。”凯特说道。上帝能看透人心。如果上帝的旨意是一些人对诚实的看法可以与别人不一样，那么我就不应该对他的旨意表示怀疑。

“我想她本来就不需要这些蛋糕。”我说，这些蛋糕烤得真是挺好的呢。

尽管天气很热，被子却一直盖到她的下巴，就两只手和脸露在外面。她靠在枕头上，抬起头来以便能看到窗外。他每次用扁斧或锯子，我们都能听得很清楚。即使我们耳朵聋了，看到她脸上的表情，也就能听到他的声音，看到他的动作了。她的脸瘦得皮包骨头，根根白骨棱角清晰可见。她的眼睛犹如两支蜡烛，你眼睁睁地看着那火苗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随时就要跌进铁烛台槽孔里似的。可是那永久、永恒的救赎和恩赐尚未降临到她的身上。

“蛋糕烤得真是挺好的，”我自语着，“可不如艾迪过去烤得那么好。”你从枕套上就能看到那姑娘洗、熨的功夫了，那熨才真叫绝呢。或许这正显露出对那姑娘偏爱的程度有多深，她整天躺在那儿任由四个大男人和一个假小子的服侍和摆布。“这一带烤蛋糕谁也比不上艾迪·本德仑，”我认为，“一旦知道她能离开病床再烤蛋糕，那我们的蛋糕就卖不出去了。”她整个人在被子下的形状只有一根栏木大小。唯一能知道她还在呼吸的是那床垫发出的窸窣窸窣的声音。连她面颊上的发丝都一动不动，此时还有那个姑娘拿着扇子站在旁边给她扇着风呢。我们来看她时，那姑娘把扇子换到另一只手，不停地在给她扇风。

“她睡着了吗？”凯特轻轻问道。

“她在看那边的卡什呢。”姑娘回答道。我们能听到锯木板的声音，听起来就像是打呼噜的声音。尤拉转过身子向窗外看。她戴了一顶红帽子，把她的项链映衬得格外漂亮。你真想不到其价值只不过二十五美分罢了。

“她应该买下那些蛋糕的。”凯特说道。

那笔钱我本来可以派上用场的。不过也没有花多少本钱，只是费了一些烘烤的工夫。我可以跟他说任何人都免不了会有失误，但不是所有的人有了失误而又能毫无损失地摆脱失误。我可以这么跟他讲。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失误咽到肚子里去的，我可以这么跟他讲。

有人从门厅走了进来。是达尔。从门口经过时，他没有朝里面看。尤拉看着他走了过去，又一直看着他走到后面消失了。她抬起手轻轻地摸了摸珠子项链，然后又摸了摸头发。发现我在瞅她时，她一副木然的神情。



3. 达尔

爹和弗农在后门廊坐着。爹正用拇指和食指夹着下唇往外拽着，从鼻烟壶的盖子往自己的下唇上倒鼻烟。我穿过门廊，拿起瓢从水桶里舀水喝，他们俩都转过头来看我。

“朱厄尔呢？”爹问道。我孩提时就知道把水在杉木桶里放上一段时间就变得好喝多了。清凉，而又带一丝暖意，有一股淡淡的，犹如七月杉木林中那暖风的香味。至少在杉木桶里放六个钟头，而且得用水瓢舀着喝。绝不能用金属容器舀水喝。

到了晚上，水就更好喝了。我过去经常躺在门厅的地铺上不睡，直到听见他们都睡着了，才悄悄地爬起来回到水桶边。夜漆黑漆黑的，搁架也是漆黑漆黑的模糊不清，静静的水面在一派空寂中呈现出一个圆圆的洞，在我还没用勺子把它搅醒之前，或许能看到桶里有一两颗星星，在我没喝

之前或许也能看到勺子里有一两颗星星。后来，我年龄增长了，身材也长高了。不过我还是等着不睡，直到家人都睡着了，我就把衬衫翻上去躺着，听到他们都已沉入梦乡，就开始用意念抚摸着我的身体，感觉到凉丝丝的静谧之风吹拂着我的下体，一边琢磨着黑暗中那头的卡什是否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呢，恐怕在我想这样做或能这样做的两年前他一直这样做呢。

爹的八字脚外撇得很严重，他的脚趾麻痹、扭曲、弯斜，两只小脚趾连趾甲都没有，这全是因小时穿自制的鞋子在湿地里拼命干活而造成的。他那双粗草高帮劳动靴就放在椅子旁，看上去活像是用一把钝斧子从生铁块里砍出来的。弗农进过城。但我从未见过他穿工装裤进城。这都与他的太太有关，据说，他太太也曾教过书呢。

我把勺子里的剩水泼到地上，用袖子抹了一把嘴。看样子明天天亮之前会下雨，说不准天黑之前就会下呢。“到谷仓去，”我说，“快给马儿套马具。”

那匹马儿遛到哪儿去了。他还得先去谷仓，再到牧场。这马儿却不见影子了：他准是在那片小松树林里躲着乘凉。朱厄尔吹起口哨，只吹了一声，声音很尖。那马儿喷了个响鼻，朱厄尔马上就看到了，在蓝幽幽的阴凉处影儿一晃。朱厄尔又吹了一声口哨；马儿从斜坡上一溜烟冲了下来，腿儿僵硬僵硬的，两耳直竖、轻轻弹动，两只不对称的眼睛转动着，在二十英尺远处戛然而止，侧身而立，扭过头来，顽皮而又机警地看着朱厄尔。

“快过来呀，伙计。”朱厄尔说。它动了。骤然一耸，毛发隆起，像许多火舌在翻卷。马儿鬃毛、尾巴舞动着，眼珠转动着，突然腾跃奔驰，接着又戛然而止，四足并拢而立，打量着朱厄尔。朱厄尔两臂下垂，稳步向马儿走来。要不是朱厄尔的两条腿，阳光之下他们两个活像是用于野外场景的雕像。

当朱厄尔就要碰到它时，马儿蓦地腾起，后腿直立，向朱厄尔扑来。

立时马蹄像魔幻般的羽翼向朱厄尔围拢而来；他在马的四蹄当中和直立的马腹下面，像蛇一样灵活地躲闪扭动。就在马蹄眼看就要踏到自己臂膀的一瞬间，他整个身体平躺着腾空而起，像蛇一样扭动身体，瞅准时机，抓住马的鼻孔，接着跌回到地上。接下来，双方身体紧绷、僵持不动，情形令人惊惧，马儿低垂着头，用僵直、颤抖的腿支撑着身体；朱厄尔脚跟抵着地，一只手挡住马的鼻息，另一只手快节奏地不停拍着马的脖颈抚慰着，一面恶狠狠地诅咒着马。

他们站在那儿僵持不下，时间似乎凝滞住了，马儿在战栗着、呻吟着。转瞬间朱厄尔竟然上了马背。他向前游动，像抽动的鞭子飞身而起，在半空中调整好了姿势，旋即骑到了马背上。马儿垂着头站了片刻，然后突然发动，冲下了山坡，马儿腾空狂跃，简直能把人骨架颠散，而朱厄尔犹如水蛭一样紧紧贴在马肩隆上，跑到栅栏前，马儿骤然停了下来。

“好了，”朱厄尔说道，“闹够了就消停一会儿吧。”

进入谷仓，没等马儿停下来，朱厄尔就滑到地面。马儿进了马厩，朱厄尔跟在后面。马儿连头都没回就向朱厄尔踢来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一蹄子踢到了墙上，犹如一声枪响。朱厄尔朝它肚子踢了一脚；马儿疼得龇牙咧嘴，扭过头来；朱厄尔照它的脸就是一拳，旋即走向马槽，蹬了上去。他紧靠干草架，低头朝马厩顶望去，继而又朝门口外望去。路上空无人影；从这里甚至连卡什锯木的声音都听不见。他直起身子，匆匆扯了一抱干草，塞进饲草架。

“吃吧，”他说道，“趁着有机会吃，快把这该死的饲料消灭掉，你这个食草的杂种。你这可爱的狗娘养的。”



4. 朱厄尔

全是因为他待在外面，就在窗子下面做那口讨厌的棺材，敲敲打打，锯个不停。她抬头就能看见他在那儿；她每喘一口气都吸进了他敲打锯木的声音；他说声“瞧”她都能看见是在什么地方。你瞧，我给你做了一口多么好的棺材啊！我叫他到别处去做。我说，仁慈的上帝，难道您愿意看到她躺在里面吗？你说，他不就像是个小孩似的吗？她说要是有些肥料，她会养一些花，于是他就拿了一个面包锅，到马棚装去，弄了满满一锅马粪回来。

瞧，他们几个人坐在那儿，真像一群兀鹰。他们扇着扇子，靠在那儿。因为我说过你们能不能别又是锯又是钉地个不停，让人连觉都没法睡。她的手放在被子上面就像是刚从地里挖出来的两条树根，想洗你都没法洗干净。我此刻能看见那把扇子，还有杜威·德尔扇扇子的胳膊。我说

过你们行行好让她安静一会儿吧。不停的锯木声，敲打声使得空气快速地从她的脸上飘过，她那么疲倦，连吸气的劲儿都没有，还有那该死的斧子老是哧一声，哧一声，老是一斧、一斧地削个没完，使得每个过路的人都要停下来看他削木头，还赞叹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木匠呢。要是从教堂上面跌下来的是我而不是卡什该有多好啊！还有要是那车木头掉下来砸伤的是我而不是久卧病床的爹该有多好！那样就不至于乡下的每个孬种都来盯着她看，你说这个上帝究竟是干什么吃的！上帝帮帮忙吧，就让我和她两人在高高的山上吧，我来把岩石从山上滚下来砸他们的脸和牙齿，还有整个身体，直到她得以安静，还有那斧子也别再哧一声、哧一声没个完了，好让我们都能得以安静。



5. 达尔

我们瞅着他绕过屋角，一步步登上阶梯。他并不看我们一眼，只是说道：“你们准备好了？”

“就等你套好牲口了。”我说。接着我又说道：“稍等。”他止住脚步，看着爹。弗农吐了一口唾沫，一动也没动。他高雅、从容而又异常精准地把唾沫吐到门廊下面凹坑里的尘土里。爹两手慢腾腾地揉着自己的膝盖。他的目光越过悬崖崖顶，穿越田野。朱厄尔瞅了他一会儿，接着走向木桶，又开始喝起水来。

“俺跟任何人一样，讨厌优柔寡断。”爹说道。

“那可意味着三元钱呢。”我说道。爹的背部隆起部分的衬衫褪色了，比其他地方的颜色淡得多。衬衫上没有一点汗渍。我从未见过他的衬衫上有汗渍。他二十二岁时因在烈日下干活而患病，他跟人家说要是他出

汗就会没命的。我想他这样说并非戏言。

“不过假如她撑不到你们回来，她会很失望的。”他说。

弗农又往地上吐了口唾沫。反正天亮前会下雨的。

“她一直牵挂着这事呢，”爹说道，“她巴不得马上就开。我太了解她了。我答应过她把牲口车具都准备好，她心里可一直牵挂着呢。”

“那三块钱更得赚来了，一定要赚。”我说。爹的目光越过田野，向远处看去，两只手揉着自己的膝盖。自牙齿都掉了之后，他吸鼻烟时嘴巴就不断地慢慢往里瘪陷。嘴巴上留着胡子碴，这使他的下半个脸活像只老狗的脸。“你快点拿定主意吧，我们好在天黑之前赶到那儿装货。”我说道。

“达尔，闭上你的臭嘴。妈的病有那么严重吗？”

“说得对，”弗农说，“一个星期以来，今天可算是精神最好的一天了。等你和朱厄尔回来，她说不定可以坐起来了。”

“你该清楚啊，”朱厄尔说，“你来看她也够勤的了，你和你家人都是。”弗农两眼瞪着他。朱厄尔的眼睛白苍苍的，在他那张充血的脸上像是白木做的。他比我们所有这些人都高出一个头，一直都是如此。我跟大家讲过，他挨妈的打最多，受到的疼爱也最多，其原因就在于此。因为他老是绕屋子转，因此他妈就给他取名为朱厄尔，这我给大家讲过。

“住嘴，朱厄尔！”爹说道，不过好像别人说的话他并未都入耳。他目光穿越田野的上空，凝视着远方，双手在揉着自己的膝盖。

“如果她不等我们，”我说，“你可以借弗农的牲口车具用一下，以便我们能赶上你们。”

“唉，快闭上你的臭嘴！”朱厄尔说道。

“她正想坐我们的车走呢，”爹说，一面揉搓着膝盖，“再令人讨厌不过了。”

“正躺在那儿，看着卡什削那口讨厌的……”朱厄尔说着。他的语气